

从灵魂的 方向看



在场主义
散文·
2008年选

周闻道/主编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从灵魂的方向看

在场主义
散文·
2008年选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灵魂的方向看：在场主义散文·2008 年选 / 周闻道
主编. 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9.3
ISBN 978-7-5360-5584-1

I. 从… II. 周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0971 号

责任编辑：朱燕玲 李倩倩

封面设计：礼孩书衣坊
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)
开 本	787×1092 (毫米) 16 开
印 张	17 1 插页
字 数	310,000 字
版 次	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在内外珠联中追求根性真实

周闻道

本书是在场主义散文 2008 年选本，也是在场主义散文作品及理论的第二部合集。

《散文：在场主义宣言》发表以后，特别是《从天空打开缺口——在场主义散文·开端卷》出版后，引起了散文界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广泛关注。全国数十家门户网站转发宣言，数以十万计的作家、评论家和读者发表评论或点评。特别是 2008 年 6 月 3 日，中国作协机关报《文艺报》，以两个整版的版面，隆重推出在场主义散文理论综述和代表作品，更是标志着横空出世的在场主义，以崭新的整体姿态，呈现在中国文学界。作为汉语写作中第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，毋庸置疑，在场主义的出现，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开端性事件。

正如宣言所说，命名即是创世，说出就是照亮。在场主义的出现，散文性的发现与确认，不仅廓清了长期以来混沌不清的散文天空，而且第一次科学地建立了散文的法则、尺度。随着在场写作价值观的确立，以及与之相应的哲学本体论，散文本体论和写作方法论的解决，剩下的问题，似乎就是创作体验与实践了。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，就在这一个环节上，我们听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之声。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在场主义，我们换一种方法，从思维学的角度，对在场主义观照世界的方式、在场主义追求的世界真实等方面，给大家提供一种理解在场主义的新思路。

我们明白，散文创作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复杂活动，任何科学的理论，都只能提供一定方法论指导，而不是创作本身；不能像工业化生产那样，只要有一张成熟的图纸，就可以批量化制作。但是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思考和探索。事实

上，从2005年旗帜鲜明地举起中国新散文批判的旗帜，到孜孜不倦地对散文性的探索与发现，已不难看出我们前进的足迹。特别是从2008年起，在《美文》《花城》《青年文学》和《小品文选刊》等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的探索和文本实验，都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和系统的阶段。本书作为在场主义散文2008年选，收入的作品、评论、答读者问，便是继《从天空打开缺口——在场主义散文·开端卷》后，这种探索的又一阶段性成果，是对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体系和创作体验的丰富和完善。至此，我们也许还不能说，已把握了在场主义散文的文本和艺术特征，但毕竟我们在探索，或者说有少许的前进，又朝着本真迈进了一步。

在场主义观照世界的方法，是**内外珠联**的。

这是在场主义重要的艺术观和创作方法论。正如克劳德·列维-施特劳斯指出的那样，过去，“有些人在时间层面上展开叙述，而另一些人在空间层面上展开叙述。”（《野蛮的心灵》）如果要补充，就是有些人在现象世界上展开叙述，而有些人则又是在主观世界上展开叙述。当然，这些都具有相对明显的意义。在场主义的内外珠联，既有别于以唯物主义和理性思维为哲学基础的现实主义，又不同于以唯心主义和非理性思维为哲学基础的现代主义，还与以不确定性原则和解构主义哲学等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有区别。这里的否定是哲学意义的，不是抛弃，而是扬弃与跨越；我们试图以在场写作的姿态，探索建立一种观照世界，把握真实，表现本真的，融合与超越现实主义、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第四向度叙述。

在场主义承认现象世界的重要性，承认环境对人的主观世界的影响，强调存在是在场的基础和出发点；又看到人的精神存在，是社会存在的重要方面，“心理现实”也是现实的重要组成。作家的直觉、内省和主张，也是抵达世界本真的重要途径。世界本真的存在与遮蔽，都具有多维性；散文创作中的去蔽，敞亮，本真，既包括了客观世界，也包括了主观世界和语言，是时间、空间、灵魂和语言的四维一体。现象世界和作家的主观意识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，而是相互交融，彼此渗透的二元友好关系。只是，主客观的多维性，让它们的连接和结构，即二元友好状态，呈现出暧昧性特征。

在场主义从上述认知出发，追求叙述方式的立体化。我们认为，散文写作的过程，可以是作家从现象世界出发，“由外向内”地对世界本真的感受、体验和接近，艺术表现的对象和立足点，可以由现象世界转向主观精神。又可以反之，即从作家自己的心灵出发，“由内向外”地表现内心的、甚至是潜意识的真实。二元友好状态中的暧昧，决定了叙述方式的无限可能性。但是，无论什么样的叙述，都必须是有意义的，体现思想性，表现作家贴近本真、贴近灵魂、贴近生命的本真体验和认知。厚此薄彼，厚彼薄此，或忽视暧昧，都是错误的。只有**内外珠联**，才能更好地、立体地抵达和表现世界的本真。这不仅是在“形”上对传统

叙事流的颠覆，更是在“神”上具有了解放叙事的性质，是一种更深刻意义的“醒悟”。内外珠联，体现出散文的发现美。

在选编中，我们注意内外珠联的作品。冯秋子在《荒原》中，既写了内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与风沙等恶劣环境的搏斗史，寻找水源、牧场、住地的生存史，又写到民族的坚毅品格和饱含温情，表现出难得的人性关怀。她的叙述，既有外视，也有内审；视角上既有个人的、体己的、“我”的，又有母亲的、小女孩的，历史的、现实的，高层的、民众的，甚至是上帝的。作者力图通过多个侧面的观照，呈现出一个民族立体的景象，这体现出在场写作在糅合在场和离场后，所达到的暧昧完美的状态。第广龙的《绝唱》，是一篇大手笔的散文，立体叙述特征非常明显。一是题材宏大。壶口瀑布、黄土高原、中华民族，自然的和人类的，都融合在文字当中。二是气势壮阔。全文洋溢着一种浩然正气，作者底气饱满，情感深厚丰沛，显现出灵魂在场的贴近。三是笔力雄健。作者多角镜头，既有远景、广景，又有很细微的近景、特写。《经秋植物》试图从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以点带面，顺藤摸瓜，在葱茏意象中结出生命之籽，从而实现此在与彼在的珠联。陈洪金的《边疆经历》，体现出内心观照外在的交融之美。作者叙事的触角，选择了几个局部事物，陶、老屋、河流、石榴树，再以局部事物反映地域精神，从而实现局部与整体的珠联。袁瑛《双河场》状写的对象直接是人，女裁缝、辛老师、白牡丹、郭麻子等，以人物命运展开风俗画卷，传达小镇精神，从而实现个像与群像的珠联。唐朝晖写到一些石灰窑工厂的场景，达到现实场景与历史纵深的珠联。吴佳骏写母亲，写父亲，实现个己、亲人与村庄的珠联……

在场主义追求的世界真实，是**根性真实**的。

世界真实性问题，是哲学，特别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直争论不休，众口难调的问题。在场主义发现，无论是唯心主义、经验主义、存在主义、解构主义，还是不确定原则，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。究其原因，在于误入了单向度思维的误区。事实上，世界的本真是多维的；而且，现象世界存在很多遮蔽。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世界，本真的根埋得很深，要真正抵达并非易事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许多人都处于抵达本真的途中，艰难地跋涉着。只是，不同的人，因知识、经验、悟性、观念、方法、努力等不同，离抵达本真的距离不同罢了。只有抵达根性的真实，才能把握世界的本真。但是，就整个世界而言，根性的真实是一种绝对真理，只可意会，不可清晰言传；只可接近，不可完全到达。我们永远在途中，“没有得到也得不到全部答案”。因此，我们在追求本真的过程中，才显得有一种魅力的吸引，生气勃勃，而又永不担心源泉枯竭。

在这里，梅洛·庞蒂等的暧昧哲学，和佛教的缘起法则，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认识论上的帮助。

梅洛·庞蒂认为，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，现象和本质之间，有一种连

接。它既非物质，也非意识，既非现象，又非本质，而是第三向度的存在。梅洛·庞蒂把它叫做结构。结构呈现的状态，往往是不确定的，模糊的，多变的，充满暧昧。这是我们多数人追求世界本真过程中的常态，也为散文表现的多种可能性，提供了哲学依据，同时也指明了难度。

缘起法则认为，世间万物，皆有因果；此事的果，也许又是彼事的因。佛家重因，俗人重果。连接因和果之间的东西，即现象学家们所说的结构，就是缘。如果把果当作当下，即现象世界，那么，因就是根性的存在，或曰本真。因往往埋得很深。缘是我们的经历、遭遇，是由果溯因的过程，包括散文创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的人有缘有分，有的人有缘无分，有的人根本无缘。在场写作，在多数情况下是有缘无分的。

这样，我们可以对在主义场的“在”和“场”，作进一步的阐释。可以认为，“在”就是存在，海德格尔去蔽、敞亮、本真意义上的存在；“场”是存在的结构、状态、关系、能量，是佛家的“缘”。因此，海德格尔的“在”，是存在意义的形而上的“在”；德里达的“在场”，是解构意义的形而下的“在场”，旨在颠覆西方两千多年哲学中形而上的存在论基础；而在主义场的“在场”，作为存在意义的显现或显现的存在，实际上是散文写作在存在的结构、状态、关系中，抵达对世界的本真表达、获取在场量的状态。这就与海德格尔的“在”和德里达的“在场”，完全划清了界限。根性真实，体现出散文的思想美。

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，在场写作中，追求根性的真实，似乎可以这样：现象世界和作家自我意识中的任何一个点，都可以作为一个存在的果和因。然后，以此入手，以在场或有缘有分的姿态，以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视角，从根性上去追因溯果，千方百计，在暧昧中展示世界的多样性，在无限可能中不断接近本真。这是一个阅读和释放自己生命的过程。无论是写一棵树，一株草，一个人，一件事，都用灵魂和生命去贴近它，不抵达根性的本真不罢休。这样，在我们的作品中，至少有自己的发现和血肉。我们就是在场的。

根性真实，是我们选编本书的又一个标准。《经秋植物》旨在通过对一组植物的学理贴近，展现自然与生命，自然与人的内在关联。这里的植物，显然已不是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植物，它们是经历了四季轮回，正在穿越生命之秋的植物。通过写植物，进而观照人、人性、人的生命本质意义及终极价值。这样抽丝剥茧，是想从事物的表象出发，穿透遮蔽，最后抵达根性的真实。如果这里的审视是现实主义的，张生全的追溯则更多地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。在一个熟悉的城市迷路，而寻路的过程最终是走向更深的迷途；在名利场中传来自故土和母亲的呼唤，心灵不但没能澄澈，最终还在纷扰中连谁在喊谁也分辨不清了；积极追求某种“体面身份”，真实身份因此撕裂而脱落。错乱的时空，反常的人性，荒诞的际遇，张生全通过这些手段，告诉人们在现代生活中生命的真实状

态。沈荣均的《谣言》则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者之间游移。首先他讲述的事件带有某种寓言性质，同时他的讲述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荒谬性。但是他的目的却不是要说明世界的荒谬与不确定，而是以此警醒人们对突发事件、流行疾病、谣言传播等现实问题的思考。马叙的文章中充满寻找和拒绝，对故土的寻找，对生命家园的寻找，以及对所谓文明的现代化的拒绝，从而体现作者真实的心灵。在朱朝敏那里，梦是可以切割的，就像切菜切肉切红薯一样。那么，究竟是梦中的一切更真实，还是现实中的事物更真实，作品以此提醒我们拷问真实性的标准……

在场主义的在场使命，是介入当下的。

在场主义理念本身，就是对当下的最大贴近、深入、解构或构建。正如尼采所说：“数千年来，哲学家们一直在处理概念的木乃伊，他们手中没有留下什么真实的东西。”这种与现实严重疏离的现象，不仅在哲学中，在文学中同样存在。横跨十七八世纪的启蒙运动，最大的收获，不仅是将哲学和文学从经院派手中解放出来，成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，而且还开创了哲学和文学介入现实的先河。从现代主义的危机意识，异化意识和表现自我，到后现代主义的重新自我审视，把自己和部分被遗忘的过去联系在一起，以及主张的多样性、自我意识、人权、上帝和信仰等，都强烈地介入了当下现实中最尖锐的问题。

当然，在场主义的介入，不是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复制，而是发展和升华。在场主义主张，在场写作的有效路径，就是介入；介入应“面向事物本身”；强调经验的“直接性、无遮蔽性和敞开性”；介入的重点是当下现实，对民族和人民当下宏大叙事的关怀，超过任何无病呻吟的个人情绪宣泄。介入当下，这体现出散文的在场美。

因此，在场主义的介入，有几个鲜明特点：在介入的深度上，是面向事物本真的，是一种彻底的根性的介入；介入，应当从本真着眼。在介入的方式上，是以去蔽为条件的，去蔽的程度，决定介入的程度；介入，应当从去蔽着力。在介入时序上，重点是离我们最近，最现实，最真实，最有用的当下现实；介入，应当从当下着手。这样，可以消除作家与时代的隔膜感。在介入的指向上，是以敞亮为目标和落脚点的，即介入就是要敞亮地呈现世界的本真；介入，应当从敞亮着陆。在介入的精神向度上，应面向时代的大语境；作家不能对民族的命运、人类的命运和现实中的各种矛盾熟视无睹，应当有直面真实、真相的使命感和勇气；排斥权力对话语的影响，使散文之笔伸入现象世界内部，洞悉和发现本真。这是文学的介入，是一种批判的精神，是自由的解构与自由的构建的二元统一；介入，应当从怀疑和否定着笔。

介入当下，首先是题材的介入。沈荣均对当下生活中常见的群体性事件的介入，突显了作家的良知和担当。周闻道对生命本质意义的追问，体现了在场主义

对“存在意义的显现”的追求。杨沐的《悯》中，涉及到作为“地主婆”的祖母、作为“反革命”老婆的母亲那些真实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，无论历史跨度还是心灵深度的开掘，都体现了作者的介入胆略。李存刚在医院中，用手术刀细致地解剖人性。杨永康对经典的撕扯与嘲弄。肖欣楠通过一个生命的孕育过程，表达女性的疼痛和女性意识的觉醒。在在场主义作家的笔下，没有禁区，没有疆域的界限。其次是文本的介入。张生全大量使用小说的虚构和叙事，寓言体手法，体现了文本实验的勇气。陈洪金、肖建新和二丫诗意的介入，提升了散文的张力和弹性。马叙与也果对生活原态的摹写，力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冯秋子和傅菲在文本中进行陌生化处理，从而使文章产生新异之美。米奇在叙述中把叙述主体和叙述人物有意错乱，呈现出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。杨永康走得更远，他对传统的叙事、描写、抒情等手法进行揉搓、撕扯，是对一些既有的语言手段和方法的嘲弄。当然，从中我们也看见了吸收现代主义的痕迹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可能最先划伤的是他自己……

在场主义的艺术追求，是**表现本真的**。

在场主义十分重视语言的作用，认为语言是存在意义的显现；要呈现发现的本真世界，我们无法逃出语言的樊篱。我们认同雅克·拉康关于“我们的语言形成了我们的精神”的观点。在场，无论是客体的去蔽，还是主体的去蔽，也无论去蔽程度的彻底还是浅薄，都只是一种状态，并不是散文，最多只能算是散文的腹稿。“意义存在于语言之中”，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，而且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存在。只有当语言把存在状态呈现出来，才是散文。在场主义强调写作中的艺术表现，肯定语言的力量，主张散文创作，应当是在场的本真与语言的本真的有机统一。表现本真，体现出散文的艺术美。

同时，我们看到，语言本身也存在遮蔽。长期以来，我们的根性语言，受到种种侵袭。包括体制性语言、外来语、习惯性用语、方言俚语，还有现代网络语言，等等，都使语言的纯洁性受到污染。很难想象，用不本真的语言，异化的语言，被遮蔽的语言，怎么表现本真的发现。“一种言论可能毒害、包围、画地为牢、囚禁或解放、治愈、养育、教化……”——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者露西·艾瑞格瑞这样形容语言的作用，是有道理的。

在场主义认为，散文表现本真的世界，必须是本真的语言。所谓本真语言，就是与语言产生的本原相连的根性语言，它是婴儿的第一声啼哭，是原始森林里的空谷山泉，是宇航员望见的纯净天空。**表现本真，必须首先纯洁语言，实现语言回归；汉语回归的目标，是追求汉语本我表达的极致之美。**这里，语言的使用，即遣词造句也是十分重要的，它取决于语言的基本功。语言使用的最高境界，是苏轼说的“辞达”。“辞达”不是华丽，也不是过分的修辞，而是本真的恰到好处。

表现本真，还表现在作家本体与他的文章的契合。在众多的在场主义作家中，李云的创作和他的生活是贴得最近的。他那忧郁的气质、底层的视觉、内敛的笔触、第一人称的叙述，使得他的文章给人真实感特别强烈。读他的文章，我们一下就感觉李云这个作家活生生呈现在我们面前。李云是在场主义成员中，我们最容易找到他的自我和本真的。傅菲和李云一样。傅菲的叙述和他的实在生活有明显的疏离，有时空距离，有历史积淀，有情感酝酿。这使得他的叙述水汽丰沛，他的状写精确到位，他直接把事物最生物、最核心的部分袒露出来，达到散的本真。王潇然的“长安”是当下的，袁瑛的“双河场”是记忆的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经过了心灵的过滤、发酵，就像酿酒的过程，除去酒糟，透出来的是最清醇甘冽的美酒。李存刚是一个医生，他对生命的解剖，既有现象的，又有内心的，体现了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中本真追求的勇气。张生全和沈荣均的写作有更多的虚构，但是这种虚构，似乎更能快刀斩乱麻，去除遮蔽，达到心理的本真……

当然，内外珠联，根性真实，介入当下，表现本真，只是在场主义在艺术探索上的基本追求，而不是全部，更不是一种固定模式。事实上，在场主义的旗帜，是指向一切存在状态的本真表现的，在艺术空间上有无限的可能性。任何新的发现，都不是唯一的最后答案。有人问，在场主义“从天空打开缺口”看见了什么？我们坚定地回答，看见一块石头被点燃。这里的点燃，不是庸俗的举手，而是创世意义的石破天惊、钻石取火，是深邃黑夜里划过的一道耀眼弧光，是无限种可能，或不可能中的可能。天空是开阔的，我们以虚怀若谷的姿态，重视他人和他人的声音，“向他人的呼声和存在敞开胸怀”。本书选入的不同观点文章，就是证明。

我们期待更多真诚的、说理的、建设性的批评。

目 录

序

- 001 在内外珠联中追求根性真实 / 周闻道

精神简史

- 003 谁在喊谁 / 张生全
014 荒原 / 冯秋子
026 绝唱 / 第广龙
032 经秋植物 / 周闻道
052 谣言 / 沈荣均
061 暗处的生活 / 傅 菲
066 边疆经历 / 陈洪金
076 时光词语：岁月、两性 & 梦幻 / 马 叙

幻象与肉体

- 087 女人，一块肉的生命史 / 肖欣楠
096 谁的切梦刀 / 朱朝敏
103 双河场 / 袁 璞
110 我的石灰窑 / 唐朝晖
118 幻象或忆 / 李 云
126 悯 / 杨 沐

134 居长安 / 王潇然

黑夜走廊

- 143 黑夜 / 杨永康
149 爬在县城脊背上喘息的父母 / 吴佳骏
157 在红蜻蜓照耀的复眼中 / 二 丫
163 四个坟墓和三个葬礼 / 米奇诺娃
168 走廊 / 李存刚
176 缓慢 / 也 果
183 被狂风吹弯的乡村 / 肖建新

解构城堡

- 193 散文“在场”的文本踪迹 / 周伦佑
207 在场何以在场 / 龚盖雄
234 五子书：在场，或其他 / 奔 哥
239 在场，另一种理解 / 黄 海
243 从哪里打开缺口 / 杨远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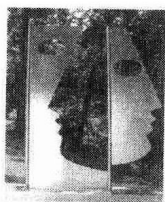
代后记

- 250 在场主义散文答读者问 / 周闻道 周伦佑 沈荣均

精神简史

Cong Ling Hun de Fang Xiang Kan

在场主义散文·2008年选



谁在喊谁

张生全



张生全，祖籍四川洪雅，在场主义成员。在《钟山》《布老虎散文》等刊物发表散文、小说多篇。作品入选《新散文十五家》《中国散文年选》等多种选本。著有散文集《屋檐口下望天》。

早上，我在惯常的时间按惯常的路线去上班。一出门，就发觉不对，这个城市被一场大雾密密实实锁住了。早上起雾，是常有的。尤其是秋冬时节，差不多天天有雾。消散得也慢，有时要一直持续到午后。但这会儿的雾却怪，不是往日茫茫的灰白，而成了暗淡的铁红。像走进了炼铁厂，四面八方都弥漫了铁的粉末。这样的颜色我只在城市夜空下看到过，白天怎么也成这色了？难道是，天还没亮？

跨进雾中，我有些惶然，又很兴奋。我喜欢在大雾中漫步，而有颜色的、厚实的大雾又添了双重的惊喜。前面是一堵厚厚的墙，它看起来坚不可摧。但我一走近，它却冰片一般消了。仿佛玩一款迷宫游戏，而我已掌握了穿墙的本领。迷宫游戏是这样的游戏，它一方面繁复幽曲，机窍重重，稍微不慎，就会堕入绝望的死门；但同时又清朗明白，视界之外其实只是虚无。除了四壁的墙，余下便是空阔的旷野。在没有找到诀窍之前，九死一生，百转千回，而一旦拥有穿墙术，游戏到此结束。

雾的迷宫也是这般，局限又自由，狭窄又开阔，混沌又明朗。走在雾中，高楼不再给我威压，高楼只有模糊的短短的一截，就像小孩搭建的积木。闪烁闪烁的霓虹灯、铺天盖地闪着电眼的美女广告画、各种各样的吆喝、光怪陆离的房屋

店铺、错杂堆挤的车辆行人，城市里这些杂乱喧闹的东西，不再像揉一块抹布一样揉搓我的心。我的心已经揉得够皱够脏，现在终于能够抖展开来，又直又平滑，像一段流水。当我走过红绿灯的时候，我径直就过去了，挺着胸。那些曾经快速飞奔的车辆，它们此刻只是一队过马路的幼儿，一个挨一个，小心翼翼移动着脚。我阔步在移动的汽车之间穿行。姿势是不换的，节奏也是不变的。我随了我的愿改换姿势，我掌握着我的方向和趣味。我成了世界的中心，世界因我的到来而呈现，因我的离开而消亡。仿佛我的手中握着一个魔法的水晶球，我能让时光回转，让爱情回归，让一段陈年旧事发芽，让一个消失了的王朝在我的手中重新演绎……

但雾很快就散了。铁红的雾，几乎是让人猝不及防就散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反差太大，就像躺在云絮上晒太阳，云突然化了，一跟斗从云端跌下来，砸在坚硬的地上，而且还是大公路中央。那些曾被怪雾粘住的车，像是从唾沫里爬出的苍蝇，抖一抖翅膀，便从左右两个方向朝我呼啸而来。我吓得腿都软了，哆嗦着萎在地上。最先的两辆汽车已经抵至我身边，嘎一声刹车，后面的汽车都相继停下来，很快就以我为中心拉成了长龙。司机们等不及，哗哗地摁喇叭，有一些甚至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，大声斥骂。我羞得满脸通红，因为我的胡走乱窜，差点酿成了一场交通事故。我奋力站起来，趑趄着走到街边。一颗小石子离开，河水变得通畅起来。

定了定神，突然发现，我迷路了。

周围的事物，似乎还是往日的样子。那些楼盘，仍然像森林里的树木，一座挨一座的，挤得密密匝匝。楼盘上面是住房，下面是商店。玻璃橱窗里是模特儿，墙上花花绿绿的张贴画，商品上贴的是黄色小纸条，原价打一个大叉叉，粗红的笔写一个现价，原价和现价是一层楼的距离。门口站的是招揽生意的小姐，她们的目光是一把一把的钩子。站在凳上吆喝的是粗脖的汉子，拿着一件劣质衣服，当旗帜一样挥啊挥。很窄小的街道，因为两旁高楼的挤压显得愈加窄小。街道上挤满乱哄哄的脚和车轮，一个全身破烂邋遢的乞丐安然躺在地上，所有人都小心避开他走，像避一颗哑炮。街的转角处有一辆架子车，那人扣一顶平顶的条纹小圆帽，穿一件条纹的长袍，蓄两撇条纹的胡子，一把条纹的棕叶扇扇啊扇，木炭冒起了烟，烟雾和肉的焦味旋成龙卷风。我用手捂了鼻子。他们没来得及捂，他们不停地咳嗽。他也不停地咳嗽，他的脸上沾满了油灰的黑或者白。他不吆喝，不摇铃，他以烟雾做了他的铃子，他的吆喝，他的语言。他安静得像一个用手语说话的聋哑人。可是突然，他推上架子车，叮叮当当跑起来，跌跌撞撞，火星四溅。街的另一头，城管的车拉着警笛冲了过来。警笛抵达时，那里只剩些还来不及飘散的烟——他的人已经消失，语言留了下来。语言是他仅有的武

器，同时也是他唯一的漏洞……

——所有这些我都熟悉的。每天早上，我从家里出发，和它们擦肩而过。它们都是我的邻居，有时候点点头，有时候连头也懒得点。我在人行道旁等红绿灯里绿色的人形亮起。我紧紧攥住口袋，用余光浏览周围的人群，警惕一块藏在指缝里无声无息的薄刀片。我走到一个包子铺前，掏出一块钱递过去，店小二夹两个包子一袋豆浆，装进一只塑料袋里扔过来。整个过程，我不说一句话，店小二也不说一句话，我们默契得像生活了几十年的夫妻……

但是，我仍然肯定地说，我迷路了。楼盘，商店，不耐烦的车，匆忙的人群，所有这一切和我往日看到的没有任何一点区别。我买包子的地方，那些蒸笼，锅灶，那几张油污污的桌子板凳，满地擦过嘴巴擤过鼻涕的餐巾纸，动作机械，眼神茫然的店小二——每一样我都熟悉，但我又全然不知道这是哪条街哪条道，我位于城市的哪个位置，我该往哪个方向走——是的，我在非常熟悉的地方迷路了！

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。洪亮、清朗、透彻，像谁在我头上给我当头一棒。我一惊，转身去看，可身后什么也没有。街道、楼房、行人以及车辆，喊声不是它们发出来的。就像留在街口的油烟，羊肉串早已藏进了某个阴暗的角落，丢在地上的那一段无根的油烟，让城管们迷惑不解。这是谁在喊呢？喊的什么呢？在喊谁呢？我有些好笑，谁在喊谁？这与我有何关系！但是我又觉得不是这样，这声音我异常熟悉，它的起音、收音以及中间的滑动变化我都了若指掌，仿佛一件捏在我手里捏得有些变形的旧物。我觉得这声音一定与我有关，说不定喊的就是我，尤其在我迷路的时候，它洪亮清朗地出现对我肯定有某种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会不会是我的一个熟人？是哪个熟人呢？我从乡下到这个城市很多年了，不过认识的人其实并不多，极熟悉的人就更加少。我把那些熟人一个挨一个想了一遍，似乎都不是。声音不像。更重要的，不是那个味。一道菜，按照菜谱做下来，外感是一样的，但不经尝，一尝，区别就出来了。

不是这城市的人，难道是我乡下的熟人？乡下谁呢？我的母亲？这个声音我如此熟悉，几乎不用辨认就直透进我的肺腑，除了母亲还会有谁呢？记得四五岁的时候，那一天，母亲让我在一块草地上玩：就在这儿呆着，不要乱跑哈，我在那里除草哈。但我最终没有听母亲的话，因为贪捉一只全身翠绿的蜻蜓，我追进一片树林里。结果，蜻蜓飞走了，而我也迷路了。那一瞬间，我无比恐惧，一下子就哭起来，大喊母亲。我止住哭，听了会儿，我没有听到母亲的回声。我更破败地大哭起来，但立刻又被自己的声音吓住，我从来没听过我这样的声音，这么大，这么空旷，这么恐怖，我感到树林远处某个幽暗的地方一阵簌簌地响，似乎